

明季遺聞

明季遺聞卷四

福建兩廣

江左鄉

游流綺驛

乙酉五月，清兵渡江南，都弗守。總兵官鄭鴻逵、鄭彩、撤師回閩。會唐王從河南來，奉之俱南。至福州，與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共會議，立唐王爲監國。王太祖後也。封南陽。初以父死，失愛於祖。兩叔謀奪嫡，未得請名。及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柱爲之請。嗣後以統兵勤王，撫離南陽，錮高牆，會赦出。性率直。

正論

豈非特微

喜詩書手草傳檄洒洒數千言。鴻達請正位不然。無以壓衆心而杜後起。芝龍意別有在。固諍以爲不可。諸大臣多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而李長倩有惡。出關緩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一疏不報。擁入者。薏苡藏功。不數日。卽定議。卽帝位于福州。時閏六月十五日也。是日郊天。大風震起。拔木揚沙。及駕回宮。尚寶司卿坐馬。忽驚躍起。玉璽墜地。損其一角。人咸異之。改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爲大內。大赦改元隆武。封鄭芝龍爲平侯。鄭鴻達爲定侯。

觀生本工  
府官此  
信任

鄭芝豹爲澄濟伯、鄭彩爲永勝伯、設六部九卿以張  
育堂爲吏部尚書、李長倩爲戶部尚書、曹學佺爲禮  
部尚書、吳春枝爲兵部尚書、周應期爲刑部尚書、鄭  
瑄爲工部尚書、馬思理爲通政使、鄭廣英爲錦衣衛  
都督、以天建、延興四府爲上遊、汀邵漳泉四府爲下  
游、各設撫按、縣陞府、府陞道、道轉內鄉、一命以土、咸  
與寵錫、於是敷求耆碩、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孫  
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欲楫、朱繼祚、黃鳴俊皆爲大學  
士、改庶吉士爲庶萃士、命觀生主之以招選賢才、又

起魯搜何吾駒郭維經葉廷桂以次至皆入閣辦事  
其遠不能至者如王應熊湯廷麟等僅列其名閣臣  
至三十餘人然俱間無事不令票旨皆降武親爲之  
德璟景昉欲揖皆力疏辭行人以死請乃至德璟陞  
見首以清屯練軍告然竟築舍不成時内外文武濟  
濟然兵餉戰守機宜專譖芝龍爲政芝龍泉州人泉  
州郡城南三十里安平鎮芝龍府故在焉芝龍幼習  
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船  
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船例入三千金歲入

千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於安平。海濱直通  
卧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旗  
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  
寄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芝龍有弟芝虎。勇冠軍。昔  
征劉香。已沒於海。次鴻達。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東  
南。芝龍開府於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集廷  
臣議戰守兵。定二十萬。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  
七十處。每處守兵多寡不等。計十萬。其十萬今冬精  
練。明春出關。一枝出浙東。一枝出江西。統二十萬之

大節  
不奪

兵令入閩兩浙兩粵之餉計之尚不給而粵西有靖江王者八月稱監國隆武詔至不服舉兵將東廣西巡撫瞿式耜移書摠制丁魁楚爲備又移思恩叅將陳邦傳防梧再檄星調兵止狼勿靖應靖遣桂平道井濟侃式耜入式耜不允未幾靖提兵至梧命式耜易朝服朝式耜不從且以兵脅之卒不可奪靖兵尋爲丁兵戰敗返桂時宣國公焦璉爲粵西摠鎮楊國威旂鼓式耜授計於璉而邦傳亦應檄統兵至并受令隨撫靖江王及國威與吏科給事中顧炎等械至

福州王與國威奕俱斬於市以擒靖功封魁楚爲倫  
晉式邦兵部侍郎野兼副都御史是時浙東亦奉魯  
藩監國先是清兵入浙路藩以城降貝勒散布官  
吏至浙東且令難彭山陰原任蘇松巡撫祁彪佳赴  
池水死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絕命詞云  
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次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  
慷慨與辭容何難亦何易又示婿秦嗣瞻詩云信國  
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登山只爭死先後若云  
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門人

會稽諸生王毓著聞變卽遺書宗周有云願先生早  
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奔東  
渡橋袖石自沉死儒士周十年赴東海死原任大學  
士高弘圖流寓紹興城外逃至野寺不食死時馬士  
英亦率所部奉弘光母妃至紹紹人士猶未知弘光  
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請斬士英言戰鬪  
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又發於廉耻之念  
事至今日人人無耻在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  
位以來從不曾真真寔寔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

王分以文  
采風流擅  
名當世豈  
知其當大  
事而促保  
葬此

餘而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爰立之功。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竄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醪醑。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爲君逸臣勞。而以疆場擔于一肩。推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亡賴。賣官鬻爵。搜盡金珠。而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見兌卽題。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橫行者。不在

語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山政，斷酒絕色，卧薪嘗胆，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皆可復振，而戰鼓可厲荷。

然可固也。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文承風流才情義俠。  
職素欽慕。卽當國破衆疑之際。爰立今上。以定時局。  
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  
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  
而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  
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  
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丘墟。閣下謀國至此。卽喙長  
三尺亦何以自解也。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盃。自刎  
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尚爾相亮無他。若但求

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  
雄豪傑呼號惕厲猶可倖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淹  
徊烟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  
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仇雪耻之國非藏垢納  
汙之區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  
干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束身以候  
綏騎弘法處之則當引領以待鉏耨原任山西僉事  
鄭之尹子鄭遵謙殺招撫使於江上與張國維方逢  
年柯夏卿宋之普陳國輝熊汝霖孫嘉績等迎立晉

王於台朱大典亦遣孫珏上表勸進魯王監國紹興  
國維首疏叅馬士英悞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  
時逢年國維之昔大典俱爲大學士封方國安荆國  
公張鵬翼永豐伯鄭遵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寧伯國  
安守嚴州鵬翼守衢州國維督師江土賜上方劍行  
事于世鳳爲平將軍補御史陳潛夫原官加太僕  
寺少卿命監各藩鎮兵馬七月復富陽八月復于潛  
時兵馬雲集人治一軍不相統一部曲騷然國維疏  
請於王謂尅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

老成練達  
之言

明季貴戚。攻堅恃虛。人無應接之暇。此爲筭勝必連諸帥之心。化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十月。清兵至固安。嚴陣當之。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接應。追戰於草橋門。爲天大風雨。火砲弓矢不得發。遂收兵。清兵營木城於沿江。會閩中頒詔至。諸求富貴者爭欲應之。監國下令返台。士民惶惶。國維星馳至紹上。疏降武。謂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臣庶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后。入關者王。監國退居藩服。禮詔昭然。若以倫叙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改易。

所部故散  
奈何消之

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爲勞一。且南拜正朔。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出。議始定。而浙閩成水火。矣。聞餉不足。芝龍遣給事中梁應奇入粵督餉。應奇往。忝遲悞者數十入。命提問亦莫應。潮州知府楊球遂止越界。不敢入。芝龍又令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又借徵次年錢糧。又察括府縣庫積年存銀未解者。厘毫皆解。又大審官。爵部司價銀三百兩。後減至百兩。武劄僅數

十兩或數兩。於是娼優厮隸盡列冠裳。然無俸無衙。空名而已。其黠者倩軒蓋。僱僕役。拜謁官府。鞭撻里隣。晉江令金允治蒞訟。兩造皆稱職官。則立而詰。五毆於庭。不可制。受害者延頸。清兵謠曰。清行如蟹。易遲其來也。然猶苦餉不足。所部關內兵。不過疲瘠數百人耳。時廷臣請出關者。章蒲公車。隆武亦欲躬履行間。而芝龍以缺餉爲辭。十月會曾后。至迎入宮。乃暫止。初隆武孤身南來。鴻遠以所掠美人十二獻。及后至。乃大興將作。擴構宮殿。庀匱乏之器。悉用黃

只有天在  
上更無山  
外

金開織造府造龍袍后服下體皆織龍鳳形后性敏  
敏頗知書有賢能聲每召對奏事於屏後聽之其決  
進止降武頗嚴憚之而降武未有亂芝龍乃令子森  
賜國姓改名成功每降武意所向成功輒先得以告  
芝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宰相牛山門下何措與  
芝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盜截其耳詔追賊不得  
兵科給事中劉中藻亦以忤鄭氏去或密以攬權告  
降武降武輒責芝龍芝龍怒佯謝事又卽固留曰此  
非朕意乃某人言也於是左右無一同心皆鄭人矣

丙戌元旦早朝以足板擲蔣德璟幾傷邵武知府吳  
煥煒推官朱健移眷他駐坐倡逃建陽知縣施煥爲  
奸胥摘發坐貪酷俱斬市曹龍溪知縣謝泰宗以  
貪泰罰八千金杭嚴道龔可楷航海至閩不用有蹕  
爾蹴爾之蹤終被賊殺死而南來無賴之徒爭上疏  
談兵卽得召對片言合旨賚寶錠賜官爵久之漸多  
部曹幾及千人所賞芝龍亦不應然隆武心知芝龍  
不可恃卒無以制之芝龍亦以不出關無以壓衆心  
乃分兵爲二聲言萬人實不滿千人以鄭鴻達爲大

元帥出浙東鄭彩爲副元帥出江西。降武倣淮陰故事。築壇郊拜而送之。旣出關。流稱候餉。駐不行月餘。內催二將檄俎用。而切責鄭彩畏縮不前。自有國法在。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而還。仍疏言餉絕。留如故。於是黃道周以師相請募兵江西。江西多其子弟。願俱效死軍前。芝龍不與一錢。降武給空劄百函爲行資而已。道周以劄號召門下得百人。居吉安與楊廷麟萬元吉爲呼應。出兵徽州爲清兵所擒。械送江寧。道周絕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內院洪承疇疏

殺貳公者  
新制立法  
之嚴收貨  
公者內院  
憐才之至

明季忠貞

卷四

十

救言道周清節夙學負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無不憐憫。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上不允。尋同中書賴雍、蔡繼謹等。斬於市。蔣德璟自請行。關確察情形。相機督戰。陷武許之北。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無可爲。德璟告病去。而戶部尚書李長倩。以餉不繼憂死。提學御史毛協恭亦憤卒。泉州知府鄒式金見事不可爲。擢興泉道副使。予告去。吏部郎中趙玉成與尚書張肯堂同籍江南。疏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

海道直抵君山。襲取金陵。以迎陛下。計阻下陸行期。同會於金陵。降武大喜。亟催芝龍造艘。芝龍笑諾。會有疏水師諸臣。宜留其家眷以防逃歸者。事不果。降武乃決意親征。二月。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說迎降武。降武意欲往江右。猶豫未定。而芝龍固請回省。省中人數萬呼擁。謂絕天下望。因駐蹕劍津。而任兵部尚書吳春枝留守。晉大學士辭不受。留駐浦城。六月。吳炳自江右單騎入關。命以布政提調練關。而以編修劉以修爲主考官。取中舉人葉瓚。

聖祖  
聖孫

等百餘名猶雍雍太平象也。皇子誕生，群臣賀表有  
日月爲明，止戈爲武，語降武，嗟賞大赦，覃恩鄭氏，廝  
養俱得三代，誥撰勅者，織軸者，日不暇給，當是之時，  
兵、羸、餉、絕、當、事、無、談、及、兵、事、者、舉、朝、如、夢、如、醉、不、待、  
識者而知其敗壞矣。清朝招撫江南者，爲內院大  
學士洪承疇，招撫福建者，爲御史黃熙胤，皆晉江人，  
與芝龍同里。芝龍密遣使微行通款，而降武獨與魯  
王爲仇。都督陳謙奉魯使與行人林塗至關，及關趨  
起，未敢入。芝龍以書招之，乃入。陛見，啟函稱皇叔父。

而不稱陛下。隆武大怒，下廷議。皆下獄。芝龍疏放，不許。陳謙者，武進人。乙酉春，齊弘光詔，封芝龍爲南安伯。比赦，讀券，乃誤書安南。謙謂芝龍曰：「安南則兼兩廣，南安僅一邑耳。」請留券而易。詔更晉伯爲侯。芝龍大喜，厚贈而別。及半途而南京變，芝龍素德之，有鎮江錢邦芑者，召對中旨，擢爲監察御史。實出芝龍門下，而與隆武親。量蒙信任，密啟隆武，陳謙爲魯心腹，與鄭至交，不意除恐有內患，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刑所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未晚。至夜半，內傳片紙，別移。

謙斬之芝龍聞伏尸哭極哀以千金百布葬謙爲之  
以祭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語而虜  
海寇狎至今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  
非適征不可拜表卽行中使手勅云先生稍遲朕與  
先生同行及之河則飛輓過延平矣芝龍旣去守關  
將施福盡撤兵還安平聲言缺餉蓋微聞錢塘信也  
錢塘自丙戌正月至三月各營皆西望心碎王之仁  
上疏監國言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  
後遽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今日計惟

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隸沉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三月初一日清兵驅船開壩入江張國維命之仁統水師從江心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之國維督諸軍渡江會隆武使陸清源賁詔至江徇師馬士英唆國安斬之且出檄文數隆武過國維曰禍在此矣四月杭州固守堅不可克魯王議抽兵屬國維西征以禮部尚書余煌兼兵部尚書事督師江上清朝貝勒王屯兵北岸以江涸可試馬用大砲擊南營碎方兵中厨鍋

灶國安口。此天奪吾食也。更念隆武曾以手勸相招。入閩必大用。卽不支。便道可退入滇黔。五月廿七日。夜。遂拔營走至紹。陳兵劫監國南行。廿八日。江上諸師。開報俱潰。鄭遵謙携資入海。廿九日。惟王之仁一軍尚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非他人。方荆國也。清兵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海。公兵無船。速當自爲計。國維乃振旅追扈。監國禮部尚書余煌。大張硃示。盡敝九門。放兵民出。

走畢。正衣冠赴水死。六月初一日。清兵渡江。國維  
行次至黃石岩。方馬阮兵斷所過橋。橋下刻大字二  
行云。方馬至此止。兵往前行。國安士英。決計獻監  
國爲投降計。乃遣人守監國。守者忽病。監國得脫。登  
海船。傳命國維過防四邑。遂過東陽。治兵再舉。時六  
月十八日也。二十五日。清兵破義烏。衆勸國維入  
山。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登山也。一死而已。二十  
六日。清兵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  
力竭矣。作絕命詩三章。自述曰。艱難百戰戴吾君。拒

辭唐氣厲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坎。  
念母曰一瞋纖塵不掛胃惟哀耄母暮途窮仁人錫  
類能無意存歿啣恩結草同訓子曰風訓詩書輶鼓  
鉦而今絕口莫談兵蒼蒼若肯施存恤秉耒全身答  
所生從容具衣冠赴閭池死典國公王之仁載其妻  
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於蛟門下捧所封勅印  
北面再拜投之水獨至松江戕冠登陸百姓駭愕聚  
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係前朝大帥  
不肯身泛波濤願來投見死於明處承疇優接以禮

命難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就戮西市。兵部侍郎陳  
函輝。哭入雲峯山中。作絕命詞八首。云。生爲大明之  
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  
房始終爲韓。木叔生死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  
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湖  
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  
慙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虛度一  
年世法。但願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斬盡一生情  
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參。文佛。麻衣泣拜。高皇手

著遺文千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  
史難刪。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  
忠。始與世間同志。又作自祭文。一理骨記。一從客笑  
語。局戶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太僕少卿  
陳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懸臂共沉河死。  
兵部主事葉汝菴。與妻王氏。同溺死。兵部主事高岱。  
絕食死。子諸生高朗。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惟髮  
死。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沉水死。諸暨諸生方炯。山  
陰諸生朱瑋。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縊死。醫士

阮壽年正襟危坐磁缸內。令人掩覆。削聲謂佛死。  
清兵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用紅  
衣大袍破之。大典闔門縱火焚死。其子師鄭第武進  
人亦死。總兵張鵬翼守衢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等內  
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督學御史王景亮被執。不願過害。馬士英阮大鍼等猶擁殘  
兵數請入關。降武以其罪大不許。士英遁至台州山  
寺爲僧。隨爲清將搜獲。阮大鍼迎降。貝勒隨令內  
院辦事。方逢年方國安及刑部尚書趙壯等俱剃髮。

投順。是時舊撫田兵及方兵鄭兵號三家兵。或離或合。悉遁而南。所至劫掠。或挾婦女坐山頭。呼盧浮白。漫行巖界者。四五月。後開門無一守兵。亦無一敵兵。寂如也。又數日。清騎數十從容過嶺。然清兵入閩。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間道。出不意。不必仙霞也。潰兵先奔者。焚掠爲食。至建寧。科臣黃大騰按臣鄭爲虹閉城。發倉米庫銀以犒。驛呼而去。一郡獨全。八月十七日。清兵至浦。百姓請出降。爲虹不可。再請行爲虹。又不可。未幾。清兵至。擁見。具

勸衆迎脫。爲虹不屈。貝勒嘉其節。不忍殺。且勸剃髮。  
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  
求速死。髮不可斷也。明日復召見。責輸餉。爲虹謂清  
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贖以不死。爲虹以民  
窮財盡。持不可。噴血大罵。貝勒下令斬之。爲虹大喊  
奮躍。奪刀自刺。胃不死。遂見殺。大鵬同日殉難。爲虹  
義僕陳龍。與標下中軍遊擊原。浦城千戶張萬明。  
及子都司張翹鸞。都督洪祖烈從死。百姓爲之祠焉。  
隆武自芝嶺去後。乃定計。辛發八月二十一日啟行。

載書十車以從二十四日抵順昌聞清兵已及  
 劍津凡踵至舍皇騎而奔從行者止何吾駟郭維經  
 朱繼祚黃鳴俊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清兵至  
 順昌搜龍扛得馬士英阮大鍼方國安父子方逢年  
 連名請駕出關爲內應疏在已降後大鍼方遂山自  
 投崖死仍戮尸士英等四人駢斬延平城下家眷百  
 餘口悉給賜兵丁清兵過延平而東獨陳謙之子  
 帥數騎追駕爲其父報仇及至贛州時隆武將入贛  
 因停一日曝龍鳳衣是以及於難并擒魯后及得駕

官朱繼祚黃鳴俊械至福州貝勒斬降武及后於市。繼祚勒致仕旋爲亂兵所殺。鳴俊許授五品官以老疾辭免。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縱死別遣李成棟韓固山畧定興泉汀邵漳州等處。九月初八日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元青迎降。大學士蔣德璟絕食死之。十五日至汀州。十月十九日入漳州。漳州道傅從龍知府金麗澤以城降。皆仍舊職任事。不三日鄉兵起。殺從龍麗澤。初清兵未至泉州。鄭芝豹先至。閉城門大索餉。皆計鄉紳家財勒取。不應卽舉

首至縛親家母於庭。抵暮得數萬。又其火手五百。將  
詣冀城中宮室以餉。未足。遲至明日。飛報固山兵將  
至。乃奔安平。芝龍保安平。軍容烜赫。戰艦齊備。砲聲  
不絕震天地。以前遣洪貲之信未通。猶豫未敢迎師。  
又自恃先撤開兵。無一矢相加。有大功。而兩廣素屬  
部下。若招兩廣以自效。閩廣總督可得。猶南面王也。  
貝勒令泉紳郭必昌與芝龍最厚者招之。芝龍曰。我  
非不忠於清。恐以立王爲罪耳。會固山兵逼安平。  
芝龍怒曰。旣招我。何相逼也。貝勒聞乃切責固山令。

昌黎先生集卷之四

雖安平三十里勿駐軍而遣內院二人持書至安平  
書畧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  
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  
乘時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  
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  
所以欲將軍來見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  
大悅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魚不可脫於淵不願降  
而芝龍田園遍閩廣秉政以來增置庄倉五百餘所  
鷺馬總棧遂進降表過泉州大張播告誇投誠之勲

夏初行兵  
不成亦明

猶持貝勒書招搖得官者就議價十一月十五日至  
福州朝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爲誓遂命酒痛飲飲  
三○日○夜○半○忽○拔○營○起○遂○挾○之○而○北○矣○從○者○五○百○人○皆  
別○營○不○得○見○亦○不○許○通○家○信○芝○龍○對○面○作○家○書○數○封  
皆○燬○無○忘○清○朝○大○恩○語○而○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  
龍○本○愿○但○子○弟○多○不○肖○今○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  
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芝○龍○既○行○鄭○彩  
鄭○鴻○達○鄭○成○功○皆○率○所○部○入○海○張○肯○堂○沈○猶○龍○等○亦  
往○舟○山○依○魯○王○芝○豹○獨○奉○母○居○安○平○芝○龍○至○京○陸○見

奉朝請。秋鄭彩、鄭成功復又殺掠漳泉諸縣，皆破之。  
汀邵並亂，據建寧。閩郵爲阻。戊子夏，清兵再入閩。  
破建寧，屠之，直抵漳泉。鄭兵皆遁入海。至今沿海諸  
郡猶未得寧。先是福州既失，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  
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國，而閣學兵部尚書呂大器  
自閩至，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式耜首  
言監國永明王賢，且爲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諱由  
榔，桂王之子，初封衡陽，以寇亂徙寓梧。會桂王已薨，  
永明猶在袁江中也。於十月十四日監國，改元永曆。

以肇慶府署爲行宮，推置僚署有差，魁楚大器俱爲大學士。式邦以吏部右侍郎兼閣學掌銓事，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永茂請終制，而福建舊相蘇觀生、何吾駒俱遁回廣東，與布政使顧元鏡於十一月擁立隆武。第唐王聿錫監國，年號紹武，以都司署爲行宮。會贛州敗書至，司禮太監王坤趣永曆移梧，避之。式邦謂今日之立爲祖宗雪仇耻，正宜奮大勇以號遠近，東人復不靖，苟自懦，外棄門戶，內隳藩牆，國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尋還肇慶，故大學士陳子壯

論不應

書達式報請力馘蘇而趣兵東承曆遣兵科給事中  
耀往諭之耀粵東人舊爲秦今有能聲響曉諭序監  
國先後國家仇讐利害觀生等恐耀於市日集兵向  
肇慶右司馬林佳鼎督兵靖東郊東將詐降陷佳鼎  
沒於水東人益獫狁式報疏言草昧之初惟養聖德修  
紀綱慎政教挽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爲  
首務王坤者固北閩自南都失而入閩隆武遣出茲  
用司禮秉筆有戶部郎中周鼎瀚內批改給事中瞿  
式邦力言不可不聽以粵巡使王化澄陞粵督尋代

佳鼎晉少司馬掌中樞大器先以病去矣內批陞化  
澄爲大司馬式邦疏言化澄誠賢有廷論糾封墨敕  
何可爲例請補部疏尚得體蓋汲汲爲闕預慮也晉  
永茂大學士茂守制僉請專知經筵不入直茂疏荐  
十五人爲十五省鄉望疏上王坤啟視殊不悅未幾  
十四人皆疎之山西道御史劉湘客一斥永茂惕然  
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十五省人進非私也斥  
湘客者斥茂也卽日解舟去式邦疏言大臣論荐新  
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

亦不丹過

王坤復疏薦海內碩卿數十人。式報又言。司禮抑人。不可薦人。更不可吏部都給事中劉商等疏論。坤內臣不得薦人。永曆怒叱逐商等。式報力持之。得復用御史童琳。奏都御史周光旦越資序題差用私亂臺規。非法命廷杖琳。式報力救得免。陞翰林院檢討。方以智爲中允。改御史劉湘客爲編修。充經筵講官。坤不悅湘客。且疑劉商疏出以智手。以智放舟去。時十二月十五日。清朝摠兵李成棟兵薄廣州。命前鋒數十人。以紅布裹頭。扮作廣軍。直至城下。奪門而入。

副將杜永和擒紹武并周王益王遼王等盡斬之。觀生伏誅。顧元鏡何吾騶皆投誠。百姓雞髮歸順。時有石馬徐鄭四姓懸鰥海上花山楊光林亦擁衆數萬。水陸交証。民不聊生。成棟相機勸撫。於二十三日發兵往南韶。而親下肇慶。二十五日間報。式耜請視師督戰士駐峽口。王坤復請永曆西避之。式耜爭之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丁亥正月朔至梧州。時丁魁楚惑於奸弁蘓勝從梧西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隨行者止式耜一人。是月十六日成棟克定肇慶。隨祭。

如批  
粘

副將楊文甫、張月領兵克取高雷廉三郡。卽於二十九日一鼓而入梧州。廣西巡撫曹肇出降。梧屬俱過。令納印及南雄韶州二府報捷。別遣副將閻可義等前赴瓊州。二月永曆抵桂林。式報肅殿。陛勅守禦。誕告楚蜀各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疏請道里之可達桂林者。王錫衮、文安之爲相。周堪、虞郭都賢。劉遠生爲六卿。時給事中丁時魁疏論新政。煨煨石。劉召掌禮科給事中。金堡素有清直聲。終制勅召還。何騰蛟晉閣學督師。而丁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

清朝招之不服。乃水陸設伏。大戰藤江。丁兵敗。魁楚中箭死之。隰江平樂相繼投順。高雷廉三府俱報捷。四月。清兵渡海。克定瓊州。方警報之。登至也。王坤又趣永曆往楚。式郭上疏言。勝敗存亡。山川要害。甚激切。畧曰。駕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

驍公屢敗  
死勢如數  
二而別  
約無

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偏嶺止此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似小而就粵西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堅跪涕泣不可挽。無已請身留桂。乃命式邦留守桂林。各路悉乘節制。式邦仍疏請暫駐全州以扼楚粵之中。當平樂之不守也。清兵直薄桂林。三月十一日衝入文昌門。城中大恐。時焦璉自全甫歸。從數人控弦提刀與清兵接戰。稍却之。清兵屯陽朔遍野。俱雜髮式邦與璉危城孤守。疏請全徵安國公劉永

胤兵承胤初從武崗入護猶持正守法逐司禮王坤  
爲弄權面叱周鼎瀚爲奉寺鼻息故雅重式招發兵  
數千接桂未幾承胤請金吾郭承吳馬吉翔嚴雲從  
封伯御史毛壽登駁忝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接邊鎮  
例晉五等吉翔等疑璠出湘客指鼎瀚遂造蜚語爲  
董卓淮汜之議故承胤怒偏承曆立命廷杖而縛壽  
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給事中萬六吉於午門外會  
諸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胤益橫脅劫承曆  
幸武崗式招疎留全陽曰聞郊社禮成卽圖移駕不

聖旨不和  
何以圖則

分移駕將回桂林耶抑幸武崗辰沅耶今日原以恢  
復兩粵爲心則不徒西粵未暇不可移動卽東粵未  
快亦且當駐全也故承胤等跋杖湘客等以湘王還  
蹕桂林之議也承胤諸部至桂林挾餉不出兵式拊搜  
括庫藏而外捐囊萬金夫人邵亦捐簪珥數百兵卒  
不肯出與焦兵主客不和譁變擊闕掠市而去爲五  
月十四日永曆竟駐武崗五月廿五日清兵偵兵  
變積雨城壞環攻壯城吏士皆無人色璉負創奮臂  
呼督師撫按肘腋腹石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巾馬

騎尋出城戰奮勇擊殺自辰抵午不及餐式帮括署  
中米蒸飯分哺之上卒俱樂用命明日復出賊清  
兵旋去式帮先令路將馬之驥伏於隔江犄角接應  
固圍倍慎是三月之內危於清亂於兵式帮一手  
指揮璉乃得底定璉久將挂得挂人心式帮國士遇  
之故獨得璉死力以保挂功晉式帮無太子太師臨  
挂世伯式帮辭不拜璉上不免復請告自劾言自二  
月十五以迄五月二十九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  
極危險變故當前總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

萬事至此  
漸入膏肓  
雖有扁鵲  
亦無如何  
天

千崩瓦解  
應感皆然

愁煩惟是臣之病不獨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  
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  
再請返蹕全陽卒不聽乃督璉恢期下平那傳由賓  
柳亦及潯并復橋至八月具疏上言粵西全定請還  
桂林昭告興陵時巡道嚴起恒以儀表魁梧拜大學  
士督師何騰蛟駐衡州堵胤錫駐長沙詎清朝三  
王平定長沙而衡州相繼盡失愬兵黃朝選楊國棟  
等被執尸幾斷流八月二十四日武崗復敗永曆又  
播越入粵次郴州式帮屢疏極言不可他移一步滇

黔地荒勢。隔忠義心。幾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粵西一綫。且山川形勝。兵馬煥煥。俱有可恃。時督師何騰蛟。新輔嚴起恒。及劉湘客。咸至桂。南安侯郝永忠。率兵驟至。宜章伯盧博。亦至。自楚式邦。復疏極言。柳州徭獠。據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遠壤隣黔粵。南寧地偏交。彝不可遠。幸時騰蛟與永忠。鵬璉等。俱分防任汛。會上司覃谿春子鳴呵。與道臣龍文明。構兵永曆。復次象州。式邦與騰蛟。起恒。湘客等。籌畫調和。主客集。永忠璉誓於神。刻期出師。宜章鵬與滇鎮抱兵。趙

師二表  
意

有禁近  
是走馬  
策

印選遂各分路駐全。全州戰勝諸帥連營而軍。清  
兵因火楚十一月永曆自象州抵桂。式耜與起恒並  
相。司禮履天壽七月請催兵下梧。久在粵舊司禮王  
坤被承胤逐者復入自武崗。至柳至象。票擬皆金吾  
吉。判手也。式耜疏請永曆。贊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親  
正人。聞正言。威德無行。以服遠近。時謂名言。騰鼓再  
督師出全。兵益不睦。璉下平樂。永忠壁興安。未幾永  
忠營被襲。疾至關。欲撤兵。左右禁近。刻期欲永曆還。  
式耜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

里外風塵而遠使主露處耶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  
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潮迴波逝雖長年三  
老能逆挽其隄哉左右禁近周憚不能止式摺又  
請曰無已候督師歸果急甲士正山立觀兵督戰尺  
尺威嚴勸激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爲策  
桂城危柳益危若今日可到桂明日亦可到南太反  
覆數百言淚下沾衣嚴起恒曰遲至厥明五鼓甫夜  
半而永曆已行矣是戊子二月二十二日也時潰兵  
肆掠蹂躪公署職官無一得免式幫被逼登舟黎明

山一腔、  
血雖已  
於東流  
史可卒諸

刑部侍郎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萬六吉及湘客俱至。  
蓋湘客奉命安撫亂下及勸餉糈而遠生時魁以召  
將入也。遇式幫於樟木港。式幫集遠生等入民屋立  
草檄分路四發。暫駐陽朔。催璉兵上援。楚鎮周金湯  
熊兆佐亦入桂。又檄翰林簡討蔡之俊大理寺評事  
朱盛諱先入桂。宣式幫令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驊部  
璉兵定人心。式幫於初一日復入桂。署督師。騰蛟自  
永寧至。滇鎮胡一青統兵至。璉自平樂統兵至。清  
兵疑桂城空虛。直抵桂北門。三月二十二日。騰蛟督

兵三面禦之。清兵渡甘棠去。督師列營修江。永曆詔旌式邦。賜銀幣。又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枚。式邦念主宵衣。南寧蠻獠不可久駐。日爲永曆清道。前日所憂在內者。今更在外。督勦鎮將士直取全州。侃巡撫魯可藻下梧。會東人有反歸信。令可藻繕兵以待。會可藻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燕粵。西撫稱撫。式邦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帥一面。帝制輒自命。貽遠人笑。予代疏請銜。曷不可。周鼎綸以閩部撫。式邦亦疏正之。當武崗之亂。言官彈劾綸以附承胤。

入直。式邦司票擬獨不苟。王沂公曰。進賢退不肖。皆有體。瀚係大臣。應聽自謝免。不謝免而復擅假。毋乃不可乎。邦傳稱粵西世守。牒囚飛式。邦疏駁之。今日功晉五等。尚未裂土。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爲駢踞之地。楚滇數萬之師。日需食。輒曰。世守。豈老成憂國所隱。朴式邦身雖在外。在廷大紀綱。極言力請。疏曰。臣與陛下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於諸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廟議可否。象指所聞。本亂而求末治。馬馳終古耳。永曆駐南寧。四月初一日。世子生。冊。

慷慨愛主  
無所不至

何有大臣  
鳳

爲太子赦天下。詔曰：萬喜式。邦念無講官。經筵不御。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手書八箴於扇。進之督師。騰鼓復全陽。是五月二十七日事也。督師報功。疏不肯自爲功。有曰：爲陛下。以信臣用臣者。式邦一人也。六月。粵東李成棟有反。向明朝報至。先是成棟下廣。收繳印信凡五十餘顆。於中獨取總督印藏之。有愛妾某。松江妓也。揣知其意。因朝夕慫恿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也。妾曰：我獨敢富貴乎。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頸。成棟抱尸大哭。明日卽衣冠將。

提督卽具疏迎駕。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齎表疏於  
佛經部面中。遣使齎奏。亦至。兩粵俱稱全土。式耜疏  
請往桂。又請求曆勿遽東。又言事權宜專。號令宜一。  
茲軍功爵賞文武署置。決於成棟。若歸之朝廷。則中  
援閩外。不能專制。聽之朝廷。徒虛拱。且楚黔雄師百  
萬。騰蛟翹首。威靈如望。雲霓駕旣。東軍中將帥謂朝  
廷樂新復之士。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旣違。則人  
心渙散。請一見東諸侯。俾共瞻至尊音容。面爲慰勞。  
指屬然後責其盡意。於東刻期出戰。咸決於外。不中

援也。又疏令簡討蔡之俊入迎。再疏令給事中蒙正發迎。永曆竟由梧入肇。先後諸疏俱不報。式邦聞淚。數數下。再疏謂前日粵東未復。宜任桂以視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任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吏部侍郎吳貞毓疏請永曆往廣城。式邦乃促遠生入阻永曆。適成棟自嶺還師。修行官且迂駕。永曆命遠生詣廣勞師。遠生謂成棟曰。今駕駐此。爵賞征伐。人疑有私。不可不憚。成棟然之。遂罷修行官。止迂駕。成棟具疏言式邦擁戴元臣。粵西扼禦。足毋容久於

外應亟召還給扉。永曆專命遣官三四召式報曰。前  
日在南寧。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在外不  
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公督師下星沙。朝臣且輻至。  
予不敢忍危而卽安。具疏乞骸。再上。不允。己丑正月。  
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初。騰蛟檄各處兵馬齊集  
湘潭。而命馬進忠等由益陽抄出長沙下。邀截上下。  
舟船焚掠。湘陽斷絕水道。一隻虎率大隊後至長沙。  
絡繹攻圍。值清朝援兵合至。戰勝於湘潭。騰蛟被  
擒斬之。二月。清兵破信豐。李成棟歿於陣。南昌敗。

書復再問。先是聲桓踞南昌。

清兵晝夜攻擊破之。

王得仁伏誅。聲桓赴水死。於是先後贈騰蛟中湘王。

成棟寧夏士聲桓。

王永曆設壇掛帛皆拔淚親

祭。專命式紹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永州兵丹

退式紹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鑑監各營軍再出。當

永曆駐肇慶。疏奏諄諄以歲月稍暇。則賦優裕。用心

盡力修內治。以自固。嚴外脩。以自強。且積弊之後。易

致中興也。一才一藝之士靡不收羅。幕府每慨人才

凋零殆盡。凡跼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之人。亦亂世

失不特

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於正則用之於邪安可驅爲他人用故人咸以桂林爲稷下四月雲南張獻忠養子孫可望遣龔彝之弟龔鼎獻南金二十兩馬四匹移書求封親王名號給事中金堡固諍以爲祖制無有而廣西南寧府與雲南廣南府錯趾可望來書有不允封號卽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傳恐甚先封秦王尋封爲荊郡王可望不受後封時楚制堵胤錫以楚敗達聲慶滇營自永全還桂與焦兵猜疑生隙忠貞營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士清

勦男道清  
死而後已  
度山有焉

欽以一隅  
而併全盛

明季實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朝遣使貽書招式帮。式帮不從。永州再報失利。興寧  
侯胡一青兵還榕江。式帮復辦糧械。趨出兵屯於全  
民力窮竭。誅割無術。稿悴萬狀。永曆聞爲廢食。召廷  
臣議於慈寧宮。發東餉一萬兩。是時清兵圍困曾  
慶于平。却尋出降殺之。而詔安等處一時俱歸。清  
朝鄭芝鵬踞石榴城。清兵至。隨遁去。劉中藻在福  
寧。勢窮自縊。福建盡失。惟延漳汀三府界連江右。而  
延平所屬皆處萬山中。清兵旣回。遂立德化王朱  
慈煒踞將軍寨。先陷大田。繼破龍溪。攻順昌。將繼攻

爭戰  
比苦百姓  
耳

十一月

清兵討平之王被獲兵部尚書羅南生等

降庚寅正月南雄報不守寶豐伯羅成羅棄韶州永

曆震恐戒舟西上戎政違生奏自請行清違給事中

金堡特奏請留爭之不得適式邦疏至曰粵東水多

於山雖良騎不能野合自成俛歸順始有寧字則賦

繁盛廿倍於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強外可備敵村

官兵士南北相權制勝致王可操券而求難得而易

失莫此云急且部去聲數百里強弩乘城堅營固守

亦可待勤王兵四至何乃朝聞警而夕登舟疏再上

色  
星清  
驅民者若  
旅也

而永曆移德慶抵梧州矣。蓋自成棟首疏文武各還  
事。權言官正氣宜獎。鹵簿不得干機務。失權者意。故  
意欲永曆移舟。棄東如屣。時詞諫諸臣正綱紀。慎名  
器。多失人意。而御史程源輩以擢官不得。伺權者指  
攻其所必去。熒惑永曆聽。下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  
止發。及侍郎劉湘客。詔獄。式却聞報。上疏申救。謂中  
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贓。乃  
烹廟朝。魏忠賢弄權。鉅鍊楊左事。何可屈而行之。願  
勅布四人罪狀。非永曆意。勅出忌者之手。式却封還。

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蜚語飲章橫加。考索。閉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人望。其何辭於後世。凡七疏。遣孫昌文入見梧州。陳說粵西民貧食盡軍曲折。時昌文子身由海上來也。閣試授昌文翰林。蘭討清兵再薄全州。衛國一青兵撤守榕江。時勲帥咸進。公次者侯與伯桂林牙門相望。號令紛出。十一月初五日辰報清兵大舉入嚴關。印選一青兵。詐俱以分餉入桂林。江空壁。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

時事如此  
尚可爲耶

夷齊死後  
居臣薄力  
爲君王固  
首陽

軍。幣。江。兵。未。戰。而。四。潰。發。使。趙。印。選。印。選。已。出。城。城。  
中。大。亂。沿。道。駐。掠。式。邦。令。戍。不。得。城。外。潰。兵。雲。飛。烏。  
散。一。青。永。祚。從。城。外。去。式。邦。衣。冠。危。坐。署。中。適。總。督。  
張。同。敞。自。雲。川。回。過。江。東。不。入。寓。過。式。邦。署。曰。事。迫。  
矣。公。將。奈。何。式。邦。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  
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矣。君。恩。師。義。敵。當。其。之。遂。  
笑。與。式。邦。飲。家。人。泣。請。身。出。危。城。號。召。諸。勳。再。圖。恢。  
復。式。邦。揮。去。不。從。厥。朋。被。執。見。清。朝。定。南。王。孔。有。  
德。式。邦。以。死。自。誓。不。殺。一。言。命。幽。式。邦。同。敞。於。別。所。

式邦賦詩。日與同敞。慶和至。閏十一月十七日斬之。其絕命詩有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孫猶帶。滿天香。死之日。冬雷電。大發。遠近皆爲。稱異。時給事中。金堡。已削髮爲僧。上書定南王。請葬式。邦同敞。而吳江有楊桃。爲具衣冠。棺殮。并同敞。瘞於北門之園。永曆上南寧。入土州。嚴起恒。王化澄。馬吉翔。龐天壽。皆隨去。後未詳云。

羽季遺聞卷四終